

002340

汨罗市地方志丛书之六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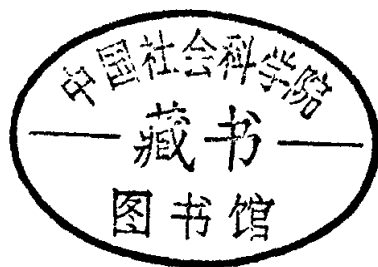
渔街志

黄华山 编著

天马出版社出版

渔街志

黄华山 编著



二〇〇一年

《渔街志》编委会

顾问

刘文锋 原汨罗市市长
李新民 汨罗市史志办公室主任
任国瑞 原汨罗市市志办主任

主任

向桂福 中共楚塘乡党委书记
徐和平 楚塘乡人民政府乡长

委员

黄常明 楚塘乡人大主席
朱建辉 楚塘乡副乡长
何军琪 楚塘乡党政办主任

撰稿

黄华山

审稿

任建云 汨罗市史志办副主任
刘石林 原屈原纪念馆馆长

打印

楚塘文印社 黄文灿(女)

绘图

何浩 李成章 摄影 周庆西

修志存史
资治教化

陈四海

二〇〇一年九月于汨罗

中共汨罗市市委书记 陈四海题词

《渔街志》是汨罗市

农村发展的缩影

李国保

二〇〇一年九月于汨罗

汨罗市市长 李国保题词

以史为镜 不忘过去

承前启后 开创未来

刘文锋

二〇〇一年四月于岳阳

岳阳市人事局局长、党组书记、原汨罗市市长 刘文锋题词

华山学友

潜心治学 数载笔耕
著书立说 传世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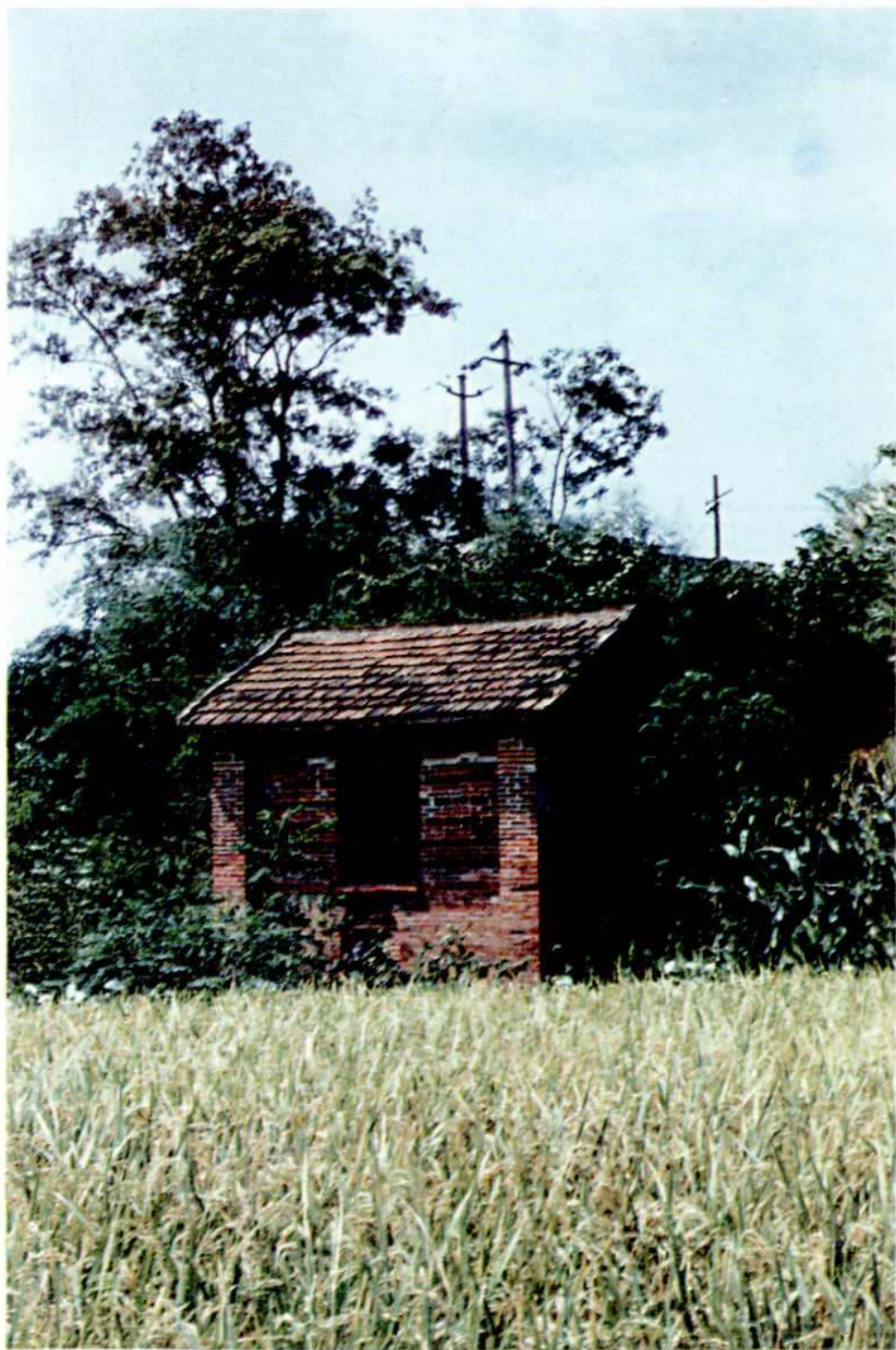
左孟麟

二〇〇一年七月于湘阴

湘阴县劳动局局长（汨罗农校同学）
左孟麟题词



K2A



152 B



教学大楼



渔街市完小
(建于1999年)

105 A

读志片言

——写在《渔街志》出版之际

任国瑞

国史方志与家谱,是中华民族存史的主要载体。它们大小互补,详略互见,华夏的文献文明的光辉,便是从这里性的系统整合的构架中生发的。这也是一种“金字塔”式的范型,这一范型的存在,便让西方的乃至世界的文献文明显得苍白而清癯。方志,不是每一个国家或每一个地区都有的。村志,在中国也属凤毛麟角。但它是方志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难得的一部分。

一个村庄,在全球化视野下是微不足道的。但在一定的意义和一定的条件下,它则是一个更大区域乃至一个国家的缩影和克隆。村庄对于国家,是尘埃、是颗粒,但同时也是土壤。一部村志,是对于一个村庄历史的文献表达。如果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谱就是细胞的文献表达),那么,村志便是方志的细胞。细胞对于整体,是最基本的,最具体的,也是最具生命力的。村志以规模绳之,是最小的志。它之所以不能被忽略,正如小草的茁壮、小花的芬芳、小溪的清亮。它以小对于小的张扬与刻划、以小对于大的

省略与折射、以小对于小的回瞻与展望,而获得生存的空间与发展的可能。村志的小,还有另一种意义,那便是与家庭及村民小组的连接,与县乡区域的对应承传功能所获取的人文寻根的通行证,和特有地情物产的中性言说的展示平台。再从地方志事业的视角,村志的诞生与发展,毋庸置疑地成为了一种事业繁荣的表征。

我所见到的村志,古今不过十余种,因此我不具备村志标准的言说资格。但我认为,一部好的村志,从普遍意义上说,仍应当以“存史、资治、教化”为支点。应当有对于区域政治(在与党和国家政治相一致的前提下)的良性把握。诸如安定的局面、文明的氛围和进取的精神等等。应当有对于先进的有特色的地方文化的张扬;应当有对于地方先进人物范型的展示;应当有对于地方重大事件与活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记述。汨罗市楚塘乡黄华山先生,以十年之磨砺,以数十万言之规模,以坚忍之精神,以科学之态度,打造了一部崭新的优秀的村志——《渔街志》。它与我心中对于“好”村志的期待范型相吻合。

我对于《渔街志》的评说,与情缘并无关系。任何重视中华文献文明的读者,只要阅读了这部志书,都会热爱它,并从中收获到各自的希望。因为任何的读后回忆与阅读的过程停留,都会清楚地看到这部志书的个性特征。

其一、鲜明的地方特色。地方特色每志皆有,任何志书中的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无不打上地方的烙印。本志的“鲜明”之处,首先表现在大篇并列的古今两分的编目建构。此种设置本身,就是一种大胆合理的创新。因为它有足够的个性化的历史文化含量,支撑上篇的古渔街市志。其次,是以龙舟竞渡发祥地为支点,让“龙舟文化”单列设章,使村域风情与民族性、爱国精神有序地连在一起,从而使小村志产生了大文化与跨文化的意义。第三,以姓氏、宗族、庙宇独立设章,是本志地方特色的又一鲜明的呈现。从学术上,它是对于传统方地逻辑建构的悖论(这种悖论,早已在10多年前就已在方志实践中成立),但从抢救历史文化遗存上,它又具有重大的意义。本章的撰写,是以训诂学和口述史学的结合为基础的。作者不殚烦劳的广征博采和突出的村域资源优势,更是本章得以成立的前提。

其二、科学的取舍标准。本志果决地剔除了村域传统文化中的封建迷信的糟粕;对于不健康的风习以“陋俗”点明;特别在当前政治标准的把握上,作者的向性是鲜明的。一个村是一个小社会。因此村志不可或缺的大门类。但一个村毕竟是一个小区域,在每一门类之中又绝不可贪大求全,层级繁多。在大小之间、上下之间、左右之间、主辅之间,怎样处理好编目及内容材料的去留问题、详略问题、互

见呼应问题和交叉表述问题等等,是摆在每一位地方志工作者及研究者面前的重要课题。本志的处理,作为农民方志家,已经是非常成功的。

其三、丰富的口述史料。清代以前几乎没有乡志和村志。学者文人修志总以县志为起点,宁可著杂俎,也不去修村志。这就使后来的志士在浩瀚的资料海洋中徒然兴叹,即使是一麟半爪的收获,都会使他们激动不已。地下的发现是他们的渴望。但立足现实,他们的专注更多地只能投向口述史学。他们以口碑立下蓝图,以文物与历史文献去修改设计,循环往复,得以定型。村志云者,其思路与过程大抵如此。以本志为例,除了浮舟于书海,钻研于“地下”,更多的是采撷口碑资料。为了本志的编纂,编者共采访资料老人 155 人,搜集资料计 260 件(条),地域跨度达三省五县八乡十二村。其采访之苦、甄别之难,舍弃之痛,非经过之人不足为道也。口述史学,在欧美之间已成显学。作为一门学问,中国刚刚起步,而作为一种实践,则以中国史志工作者贡献最大,起步最早。任何一部历史经典,都无法排斥口碑资料。换言之,口碑资料考订的终结,也就是历史。因此我很珍视本志的口述资料,也很敬佩本志作者的精神。

其四、鲜活的话语系统。本志文体的主干是语体文。但为了呈现人事物象的元生状态,其陈述与描摹往往不拘。

它有时庄严,有时活泼,有时激进,有时中庸。在语词选用上,也是泥古与直白并存。虽然违反了一些传统,但读来颇觉新鲜与活泼。方志的可读性,其实是不能忽视的。

志书的编纂与修改是没有止境的。假如本志再版发行的预设成为现实,那么或许可以考虑作一点建设性的改进。今后如有新资料浮现,应当有一篇(或一节)关于渔街市名义的实质性的考证。一部志书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此系统的各个环节都离不开调节与平衡。本志在并列的少数的章节之间,平衡的弹性过大,因此也就感觉了失衡。以一人之力而修一村之志,殊非易易。尔后如财力、人力许可,那么增补规范的区划图及扉页与内文图片,重新策划设计封面与版式,增设方言章节等便成为了必须。

地方志是一种知识密集型事业,对于主编与编辑的素质要求很高。过去,我虽然做过《汨罗市志》的主编,但在许多方面是力不从心的。遵华山、建云之嘱,我审读了本志最后的校样,写下了上述的片言只语,聊荐举于斯文,切磋于同道,并作为对于本志出版的祝贺吧!

任国瑞 岳阳师院副教授、《云梦学刊》副主编、屈原研究所副所长、原汨罗市市志办主任。

凡 例

(一)、本志分《古渔街市志》和《渔街市村志》上、下两篇,集古今于一体。12章,48节,包括《附录》共21万余字。叙沿革、载变异、倡善行、弘典范、鉴来者。

上篇《古渔街市志》,追溯了渔街市名称的由来和姓氏源流;搜集了民间传说和文苑精英;记载了渔街市兴衰起落的原因,民情、风俗和在历史上的贡献。

下篇《渔街市村志》,主要记载了半个世纪以来的地区变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人口、人物和村民的生活状况。

(二)、志书断限,上限不限,下限至公元2000年。

(三)、本志收录人物简介的标准:古代人物只录明、清两朝,有代表性和在本地有一定影响的士大夫。

现代人物,录入警长以上。

当代人物,分国家工作人员和基层工作人员两大类。

国家工作人员,从国家职工录起。

基层工作人员,录入连任20年村民小组长(含生产队长),5年以上党支部书记、连任10年以上党支部委员,以及有上岗证的医务人员。

(四)、本志以公元纪年,采用阿拉伯数字。公元前注皇帝纪年;公元后略去“公元”二字。

(五)、本志采用语体文编写,以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简化字为准,标点符号按出版署公布的《标点符号使用法》之规定使用。

(六)、本志的地名、机构、官职均依历史习惯,不作更改。

(七)本志绘区域草图两幅、插图两幅。

(八)本志历代帝王略叙,自秦朝起,以公元纪年并附有干支年号。

(九)、本志中各姓氏的迁徙均按其家谱记载录取,氏族宗祠、庙、阁只作文字记载,不列图案。

(十)、本志附录略叙 11 则。